尤其是日本的汉文训读 法，介于原文阅读与翻译之间，可视为一种自动式 翻译法，在世界翻译史上实属罕见。

可是，近年来在韩国发现了不少类似日本训 读的文献资料，已足以证明这种方法在古代朝鲜 半岛也曾经广为流传。甚至在中国周边的不少民 族当中也曾存在着同类现象。究其原因，中国周 围大部分民族的语言乃与中文属于不同系统，要 读通中国古文不可避免地要改换语序才能适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。

佛经为什么可以翻译

这看起来是多余的愚问，其实不然。回教经 典可兰是不允许翻译的，因为神的语言一定是阿拉伯语。佛教则不然。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二十九

云:“如言语文字所说之相，若有五趣杂类众生，随其所解言语音声而为说法。”《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 》 卷 三 八 一 《 诸 功 德 相 品 》 :“ 世 尊 一 音 演 说 正 法。随有情类各令得解。”[5] 释迦牟尼既然用多种 语言来说法，佛经当然可以翻译。佛经不仅可以 翻 译 ， 也 可 以 伪 造 。《 大 般 涅 槃 经 》 卷 八 《 文 字 品 》 云:“佛复告迦叶。所有种种异论呪术言语文字。 皆是佛说、非外道说。”[6] 既然如此，异论呪术终归 是佛说，何妨伪造?大藏经中中国人制造的伪经 不一而足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基督教严厉排斥外典 (Apocrypha)，因为圣经是神或耶稣的语言，不能随便伪造。

第五，《三国史记》卷四六《薛聪传》云:“以方 言读九经”;《三国遗事》卷四《元晓不羁》云:“以方 音通会华夷方俗物名、训解六经”。所谓方言、方 音即指新罗语而言。历来学人都认为薛聪就是韩 国训读的鼻祖。薛聪是新罗华严宗大师元晓的儿 子。元晓的著作在日本影响甚巨。且薛聪的儿子 薛仲业于 780 年被派到日本，见到当时日本最高层 知 识 分 子 淡 海 三 船(722 - 785)进 行 对 谈 ，淡 海 作 诗相赠。

第二年，他在日本出版了《和文汉读法》，开 头就说:

凡学日本文之法，其最浅而最要者，当知其 文法与中国相颠倒，实字必在上，虚字必在下。 如汉文读书，日文则云书读(書ヲ読ム)。汉文游 日本，日文则云日本游(日本ニ遊ブ)。其他读法，皆以此为例。 【京都大學文學部藏.和文漢讀法[M(] 刊年不明).p:1. 】